

历史底蕴下的“贴地”探秘

《唐诡2》能够“贴地飞行”，首先依赖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历史质感。剧集设定在大唐延和年间(公元712年五月至八月)，以成佛寺降魔变壁画为开端，而后展开西行之旅。它不仅参考了真实的历史人物，如唐睿宗李旦、唐玄宗李隆基和太平公主，而且还融入了韦后之乱引发的政治动荡背景。剧集明线是抽丝剥茧的探案故事，暗线则描绘了太平公主与李隆基之间的明争暗斗，以及多方势力的倾轧斗争，生动地再现了唐代复杂的政治生态。

剧中的两位主要角色——卢凌风与苏无名，虽然属于原创人物，但他们的形象灵感来源于历史或笔记小说。卢凌风原为太子亲信，后来发现自己公主的血脉，身份与立场颇为尴尬，这与真实历史中太平公主次子薛崇简的经历有相似之处。薛崇简在太平公主事败后得到李隆基的特赦，出为别驾，远离长安。苏无名的形象在唐代牛肃《纪闻》中可以看到，他在京城以湖州别驾的身份破获了太平公主珠宝失窃案。剧中的苏无名(与古书中的人物同名)有建功立业的抱负以及能屈能伸的政治智慧，只是当抱负对撞现实，他也只能在剧中自嘲：“要是实在上不了史书，被那些志怪之书记下，我也挺知足的。”这对被网友戏

称为“风餐露宿”的CP一文一武，均因屡破奇案而声名鹊起，但同时也屡遭贬谪罢黜，这与历史上一些胸怀磊落但成为政治斗争牺牲品的官员经历相呼应。此外，他们的好友加搭档费鸡师，在《酉阳杂俎》中也有出现。

剧集在历史细节上也下了不少工夫，从服饰道具到礼仪行止都力求还原唐代风貌。比如，《降魔变》和《通天犀》单元中的大唐刀式，以及剧中对唐代女性妆容特色的展现，如额头的花钿装饰和唇膏中的乌膏，这些都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点缀，有时甚至成为破案的关键线索。通过对这些细节的精准把握，剧集不仅展示了唐代的武器文化和时尚潮流，也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民俗和风尚。

剧中还穿插了许多富有想象力的元素，如穷奇、木仆、弗述、破蛰、通天犀等异兽，以及几乎成为唐代背景悬疑剧标配的“鬼市”(如悬疑剧《长安十二时辰》《长安诡事传》《狄仁杰之通天帝国》等作品)，都将真实的历史背景与丰富的虚构情节巧妙结合，构拟了一个既符合时代特征又充满想象空间的故事世界，不仅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盛宴，更是一次深入唐代文化的旅程，让人领略到唐代独特的文化魅力。

再现唐朝妇女形象和地位

在唐代，妇女的生活状态和社会地位呈现出多元化的面貌。《唐诡2》通过细腻的情节和丰富的细节，侧面展现了唐代女性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文化背景。剧中对唐代盛行的妆面、文身等习俗进行了艺术再创，并结合当时的中外交流情况，展现了唐朝这一繁华时代独有的文化特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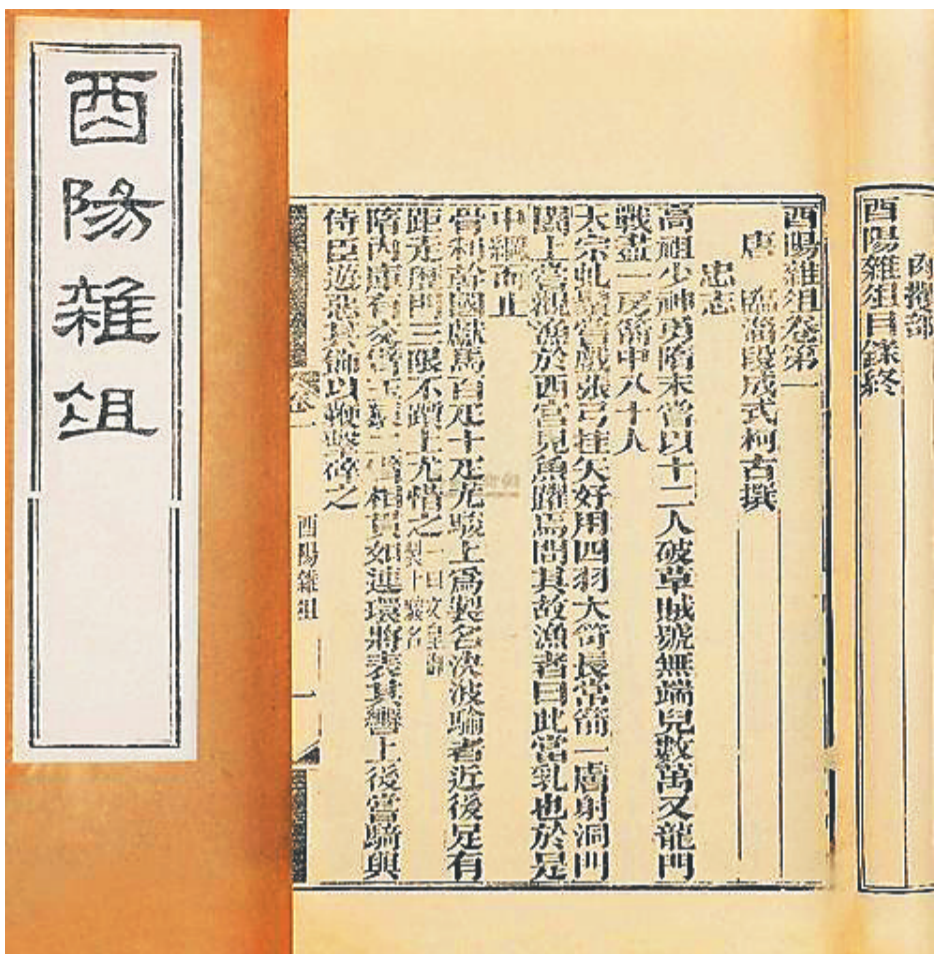
《唐诡2》中，妇女的妆容和服饰反映了当时的文化习俗和社会风气。《酉阳杂俎》中有关于妇女面饰“花子”的记载，并记述了一些特殊妆容是为了掩盖面部瑕疵的故事。剧中人物如《通天犀》中宋阿糜在遭受家暴后以靛靛妆容掩饰伤痕，以及《云鼎碑》中青溪入美身店请黥夫为自己画芍药，都彰显了唐代妇女对美的追求和审美观念的变化。“美身”取材于《酉阳杂俎》的“黥”篇。该篇记载刺青文化在唐代广受欢迎，文身内容也丰富多彩，包括诗词歌赋、亭台楼阁、飞禽走兽、神仙鬼怪等。剧中提及的无赖想刺上“生不怕京兆尹，死不畏阎罗王”，正是当时文身习俗的生动体现。此外，唐代妇女在婚姻和家庭中的地位相对较高。剧中独孤羊给春条的《放妻书》反映了较为开放的婚姻观念，改嫁与再嫁相对自由，体现了当时社会对于女性独立和自由的一种尊重。

唐朝与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着友好的交往关系，大量的外来物品和胡人形象出现在《酉阳杂俎》等笔记中。《唐诡2》中融入的胡旋舞、三勒浆等乐舞、酒食，都是当时流行的外来文化元素。卢凌风护送的被称为“天下水果之最”的康国金桃，正是大唐盛世的丰盛的舶来品之一。胡人往往是见多识广、懂得鉴宝的形象。《风雪摩家店》中的胡商米陀识别出神像手中宝珠，这颗被费鸡师收入囊中的神奇宝珠在 multicase 案件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。

《唐诡2》不仅生动地呈现了唐代盛世的宏伟景象，还深刻揭示了庙堂与江湖之间那片广阔天地的奥秘，并饱含对社会民生的关注与悲悯之情。该剧通过对人性的深刻剖析，以及将传统与现代叙事技巧的完美融合，成为“贴地飞行”的典范——在保持历史厚重感的同时，又不失创新与想象力。它成功地捕捉到了志怪小说的精髓，并以独特的悬疑元素与中式画风，为观众献上了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，不仅是一次对唐风雅韵的回望，更在传统之上开辟了新程，引领观众穿越时空，感受那些古老历史和传说在现代社会中的新生。

(作者系海南工商职业学院副教授)

晚唐段成式的《酉阳杂俎》是电视剧《唐朝诡事录》的故事底本之一。资料图



《唐朝诡事录》的故事底色 唐代正史+志怪小说

张意薇

《唐朝诡事录之西行》(以下简称《唐诡2》)近期热播，可谓古装探案单元悬疑剧的一匹黑马。这是一部将古典与现代巧妙融合的作品，该剧既忠实于唐朝的历史背景，又大胆地虚构人物与事件，从而创造出一种既贴近现实又超脱于现实的叙事风格。这种“贴地飞行”的创作手法不仅能让观众感受到唐代文化的底蕴，还将观众带入充满想象空间的故事世界。

“中式诡案”魅力何在?

《唐诡》系列影视作品改编自作家魏风华的同名小说。这部小说主要取材于唐代段成式的《酉阳杂俎》等志怪笔记，汇集并撰写了许多唐代志怪与传奇文学中遗留下来的怪谈与奇闻，并尝试还原和揭秘那些未被正史记载的秘密，探寻历史的真实面貌。

志怪小说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重要形式，主要以记叙神异鬼怪故事传说为主。从魏晋和南朝时期开始，由于民间道家信仰盛行及佛教的传入，志怪小说特别发达。在唐代商业经济发展、都市繁荣的背景下，为了适应市井文化的需要，文艺形式变得更加充实、丰富且具有生命力。以《酉阳杂俎》《玄怪录》《集异记》《博异志》等为代表的唐代志怪小说，其故事性与娱乐性进一步增强。各种奇异事件在惊悚与有趣中，展现了人性的深度与对生活的看法等，不乏哲思与深度。

志怪小说中形成的一些文学母题及其演变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，其中，人生如梦、成佛之道、阳羨书生等都被《唐诡》系列作品巧妙借鉴。

柏枕幻梦、南柯太守、黄粱一梦等志怪故事都以梦讲述浮生无常。在两季中都出现的人物独孤遐叔，在第一季《黄梅杀》单元中进入“盗梦空间”，痛失爱妻轻红，第二季《仵作之死》单元中梦游，还直把春条认轻红，吊诡的故事里藏着几多遗憾几多痴，梦假情真，其人生与仕途的起落也如梦幻一般。

“化盗成佛”这个概念体现了佛教中关于救赎和转化的思想，强调了人的本质是可以改变的，即使是最坏的人也有潜力成为最善的人。《风雪摩家店》单元中，冒充县尉的侠盗龙太被释放，从而改过自新，这正是对“化盗成佛”这一概念的具象诠释。

《唐诡2》巧妙地融合了唐代志怪小说的艺术特色，并通过文学母题的创新运用，贴合国人喜闻乐见的情韵品味与哲思雅趣，展现出脱胎于传统志怪小说的“中式诡案”那穿越时空的魅力。



《唐朝诡事录之西行》海报。